

皇明文衡

二



428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

頌

節婦黃氏旌門頌并序

蘇伯衡

姑蘇吳縣之閭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者也節婦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為諸榮之妻生男女各一人而榮以病卒榮立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俯育或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况有子可從何為而更嫁此足一移我則匪人不聽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以去數從人問消息比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者有子可無更嫁也今子倖矣無論死藉令生歸亦不可望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為去留者哉終不聽又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驚喜且泣曰姚氏有後矣我死亦無憾後八年里耆列其狀上于縣若府監察御史為營實以聞

刺下旌其門為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薨居且三十四年卒已六十有三文聰思無以修

上賜而昭示因桂閣伯衡嘗造屬太史氏介未恪即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勒諸樂石伯衡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教既明其化既成其民俗之美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間表厥宅里猶不敢緩然則所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勤於善雖唐虞三代之聖人猶不能不以之為務也况當世降俗漓之後有天下者不善其善以為勸奚可哉

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化者輒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榮妻黃以貞節著聞家被寵褒使如此是猶唐虞

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典矣遠近聞之其誰不感莫而興起此所謂賞一而勸百者也不其休哉不其休哉夫

推明

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因不辭而為之頌頌曰

天眷 聖神民君民師臣曰治民亦欲迪之

聖神奉天式和民則隆握化權作新萬國靈嘉節義錫以旌

書風行而表執不聿越非有館鑄自率規矩曰維既張五倫

攸叙吳縣有婦姚妻氏黃年二十九良人遽亡儲無儋石室

若懸壺母子乾乾相依為命霜風凄其落月照惟聞機杼

影與形隨人或憐之勸之他適胡乃茹荼有誓如蜜懽懽自

誓辭與涕俱可以人焉而大疑如我不即死我志靡他我下

從夫我子何如子未成童掠於亂兵倚閭而望寒暑再更金

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恃不嫁矣俟婦曰弗故何言之卑

我志可易太山可隳我志不易仰天一慙血淚兩集時既寧

謚子亦生還雖無其旨志養攸全郡守御史交謂宜褒乃具

封章乃請于

朝乃被綸音旌其閭里苦節之報庶其在是肯視其門門則

以席今過其門門有綽綽綽綽魏魏龍龍有權匪爾之私俾

世視微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焉圖婦道不虧

尚稱 聖意臣節輝煌有不寵異刻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

清芬以詔後昆

平雲南頌

王景

聖天子之御大歷服也維清緝熙載敷武功遠懷群雄混一
偃函宇於是偃武脩文與民休息垂十餘年

皇帝若曰元綱解紐土宇瓜分朕奮起淮甸鑒嚴奮易江漢以清捲甲長驅遂定中夏元君北眺秦晉吳蜀所向風靡不十年而成大業雖天命有歸皆師武臣之畧也維雲南一隅獨沮聲教卿謂何如余曰雲南墜山墜壑狼子野心聚蠢徒獸況把匪刺走爾客爲元臣子罔知天命宜其無嚮化心若以天兵臨之彼惡能敵

帝曰俞哉乃命穎川侯臣傅某西平侯臣沐某永昌侯臣藍某將軍楊虎校之士三十餘萬聲罪致討樓船蔽江旌旗亘天星流電邁分道並進大軍絳貴廣軼晉定下牂牁踐不毛奇軍絲羅佐關擊鳥撒攻可渡河大會于曲靖乘若風雨所向克捷元兵蜂屯蟻聚毋敢抗我師者先是下今日若至曲靖便可輕騎長驅未至十里許大霧霧元司徒答理麻恒烏白江爲陣未成列我師泗水以濟徑前奮擊其陣遂亂達理麻陷于淳生擒之殺將士若干人元兵大奔遂分兵逐可渡河望風席捲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棄城遁至晉寧率妻子死之雲南平自出師至是九百餘日得府州若干戶若干馬牛軍實無算三帥承制建官大軍鎮馬遂下大理拔金齒凡雲南故壤皆郡縣矣明年遣使降車里降緬降八百咸以壤真貢洪惟

天兵不決十辰拓地萬里西南諸夷悉臣悉妾何成功之速哉蓋

天子文武神聖漢求望切而有三帥善長駕遠馭也上自漢唐以迄于元羈縻而已乃今與內地等功高千古信乎王者之無外也又明年班師振旅獻俘授餼定功行賞封傳

其爲頌國公諸將以下進爵有差於平古之有盛德大到必形諸歌頌皇風興大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讓謹稽首頓首而爲頌曰

皇明御天統有萬方際天增宇武功煌煌三光耀靈海宇津清叶氣嘉生蒸爲太平靈茲靈方給藏好兒恒恒健穰以襄天常乾坤之量海嶽是包彼昏而狂誕敢叫呶皇赫斯怒是整元戎吉日載戒車攻馬同於鑠王師赫赫恒桓天討是將震懾百蠻兵無留行勢若震霆日星晦霧江海沸騰鷹揚曲靖倖倖彼統征虜所指戰揚天休戰不食殺殺不却降降原疏旆以迄用康大勳華通筮玄籙黃拓禹之跡維周職方表方建官棋布星分化化大城以真其民封豕脩蛇以變以化昔也櫻瑜今爲驕虞駟載伐戈鉅不腥南金象齒罔敢弗庭凡此南功三帥會同維一乃心上此帝聰大烈之麗超漢軼唐風雲齊慶天地開張會朝清明聖化基之萬國一統坐而羣之草茅微臣作此頌焉武功告成

四夷咸賓詩有序

解縉

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樂嘉興萬方共躋仁壽一德咸孚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日本暹羅東南若琉球中山南北有安南古城西南海東洋瓜哇鬼方緬國木邦孟定麓川咸遠八百老撾里車西若烏思尼八刺西北畏吾匈奴哈迷遠者數萬朝聞夕引奉貢儀物皆至京師其文辭稱述盛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見于外殊音重譯異服奇詭懽忻悅同嚮慕無已庶衆聚觀

天下忤喜咸相謂

聖神光被如日月之照臨天行雨施妙運莫測垂裳拱手於穆清而有生之類盛利見于四方萬里之遠鼓舞輻輳而歸之來享來主而不能已吾民何幸而臻茲嘉會實萬世一時也朝之群臣亦咸相謂虞舜有三苗之征周公戎狄之膺宣王逐獫狁而秦漢及隋疲弊中國力夫之爭無時或寧唐宋杏樞上天厭罪命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起而定之不令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風四十餘年

皇帝以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者接迹而至宜有詩歌垂之頌聲軼遠古而過之又咸謂臣縉宜為義不可辭則合辭臣百姓之言從容奏寫

皇帝曰咨周家九夷通道大保進旅獎之訓虞廷干羽既舞伯益有獻戒之箴故愚者常以小康肆志賢者不以外物動心朕方兢兢於初服是何足云頌聲其為作君臣相飭之歌以繼虞周之治臣縉竊謂自古頌美而寓規諫皆臣子懷誠委曲之小心臣愚不及此乃自

皇上發之是誠萬世一時也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皇帝明德與天同運華夏真安四夷効順限山阻海風氣不
通不招不約奔走來同梯陟跋阪航涉濟能沮寒澤暑赤雷
玄霜殊形奇醜異服紛靡鬚髮焦赤眈眈深黃程展假喙黎
面文身粗跣椎結皮裳卉巾離披落索搖曳縈纒輟轉殊音
侏離禽言嘯嗷重譯舍館侵襲窮物式陳兼金玉璫齒華羽
毛服食器用

皇帝儉勤異物非重厚往薄來懷柔無外八表同仁膺茲嘉會以心感人人自歸其來無喜矧往或追隨彼漢唐好大喜功本之不競而末是從苟得其人不為富強苟得其地不足廣疆耳目細玩惟彼所產耽玩惑心悔之已晚
皇帝明德謹之於細慎始惟終圖難於易昭棄之珠象庶所嘉詎若得賢昭乎萬里四夷畢來衆庶榮之居若中夏一民無饑明良責難安不忘危小臣作戒賢聖是師

御書嘉禾詩頌有序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朔庚戌北平永清衛之龍門木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榦合為一仍三穗者二二榦合為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

上皇帝遣使來進群臣上表賀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親御翰墨為詩一章以賜今

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師撫民致治之略中言天錫豐登之慶史書垂示之嚴明堂裡薦之重末示謙冲戒謹之意為嘉禾之祥為可矜之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之祥為可矜而以為可懼而思以自勉

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於千萬年今

上皇帝膺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誦追惟不能自已乃永樂三年九月朔旦用摹勒于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臣縉仰惟日月之光華昭著于天地其溢而上者為慶雲為景星為

霞五色其下者爲璚珠爲美玉爲丹砂使人歎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流風遺韻之傳若詩書所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歎慕與星慶雲諸福之物同一快靚而况身被其澤目觀其盛鼓舞涕濡其有不發而爲華封之祝應衡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己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洪武乙亥秋報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兩騰異本同類同敷榮並珠金粟隔霄疑親海望貢來神京玉匣上有蒼雲蒸衣衣當日御形廷百辟忻嘉陳休徵四野惟呼傳頌聲

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歸本稟不矜作詩致戒允丁寧昌言

受命長天明降福穰穰恐弗勝膺錫親審鍾聖情亦知

玄德由茲弘十年事驗天威靈聖孝通天推至誠永樂

重華信有積賜詩日聞心屏營手澤猶存訓服膺每御翰

墨懷牆裏相當肅思王几憑智周八極通者至重念稼穡

憂農耕者寒終吝憐爾乳祗願年登百穀成群臣環列忭且

驚百神降監來軒盈雲霞的皪飛陶弘鴻章

聖瀛驅風霆造化萬彙皆流形工巧人爲何足稱奎章爛爛

不可名但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藻紫玉英摹本裝以龍鸞

紋頌錫群臣荷

寵榮天球大訓河圖井人文至寶奧八紘夜夜紅光燭太清

聖子神孫萬億齡萬世黎民歌太平

視學詩有序

胡廣

皇帝即位之初載夙夜延訪群臣博詢治道從容燕暇召曰三儒臣于前而論之曰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道何由咸頌首惶懼不敢言明日又問訖無敢以對

上曰必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職在上於是咸稽首曰誠如

陛下所言至是求賢之詔屢下凡巖穴幽潛之士占一技能者即禮聘至

闕下親承顧問命之以職而優待之故四海之內固有遺才焉明年策多士于廷簡其尤者二十八人俾究極群書期

其至于古人一切政事不以干之恒孫之外復有他賜鼓舞作興之道至矣天下之士聞風而歎慕者皆奮躍於下

有菁莪棧樸之盛乃永樂四年二月朔勅群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道之在天下載於六經天下不可一日無

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將臨國學躬禮孔子以稱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於是府司差以三月

朔日辛卯是日時奏上備法駕謁廟行舍菜禮先是命禮官考謁廟義禮官奏求

服靴袍行再拜上曰見先師禮寧過厚竟足上段皮并行四拜禮禮畢

駕幸大學授經筵舊臣儼司業臣習賜之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聽講講畢賜茗飲降

王音難問勉飲衣冠之士及四夷之人圍大學而觀者以億萬計視東京永平無足言矣明日臣儼臣習率六堂儒

生上表謝錫賚有差大宜羣臣下

奉天門莫不懽忻踴躍以爲自古帝王崇尚儒術未有若此之盛臣仰見

太祖高皇帝上成武功大典文教臨幸太學親講經書與諸儒難疑答問終日弗倦今伏遇

皇上尊信儒術躬率舊典有光前烈擬諸古昔誠無與比故盛治之風薄極海宇凡四方僻遠非一譯所能通者遺一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以論之莫不奔走順服頌頌闕庭夫豈威力所能強是皆文教躬行之効也臣維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終始其在於人心者昭晰不泯當

聖人在上天下文明則其道大行

皇上全聖智之德居至尊之位恢弘治教表章孔子之道如日麗天中四海之民皆仰見之俾知所趨向

皇上作興人心推明世教誠有以度越千古非近代帝王所能及也臣廣懷以菲才幸依日月之光獲觀文明之盛職在紀載不敢以默謹述爲古詩一章以獻以播盛美於無窮焉詩曰

維古聖神繼天立極爰修教化以彰明德曰堯舜禹所傳一心無間顯微爰有古今學校之政教化先務三綱以正九疇攸叙周綱解紐正路日堦不有至聖孰宣人文大哉孔子道高德厚出類拔萃生民未有祖述憲章乃欲無言賢於堯舜事功則然教化無窮如天垂象三經昭晰萬世尊仰至治之要一本於茲生民永賴帝王寔師於

皇太祖受天明命道侔天地卓冠前聖武功爰定文教首崇

表彰絕學大闡休風載新庠序甄陶士類親臨璧雍以嚴祀事躬御講筵觀者如雲衣冠萬國集千橋門倚歛盛哉亘古莫比爲萬萬世式承無已

皇帝續承舊章是遵緝熙聖學弗懈勤奉泰初吉躬視廟學舍奠先師東廈有條衣服大圭星弁煌煌穆穆清廟濟濟棣將載臨講席列侍群儒綢繆問難六經群書聖道顯明皇心以喜章甫逢掖踰舞士子園瞻萬德華夏饗賴左社雕題亦皆夷憚治有先後教有本源仁義之訓彌久彌敦於昭聖皇適駿有赫洪化維神無思不服

平安南詩

揚士奇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綏輯天下一出於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雖聖人不志用兵亦不去兵以爲治洪惟我

國家肇興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固有尊嘗時謂泰和至于

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內奠安四夷嚮慕小大遐邇熙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屏微其賊臣黎季犛孽其子蒼沿襲恃先屢執國主淫刑暴斂毒虐下人滋久滋甚

皇上聞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還海賊罔忌畏數侵掠厥鄰占城又寇我思明福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請發兵討罪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其至有遺緇子奔來京師即

上表謝過請還之

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激逼使者

執殺其主遣衛子事聞

皇上震怒召文武羣臣論曰予承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

弗獲惟予弗恭人有弗迪而遽誅斯道抑厥自新乃有弗

迪至千再三而釋弗誅惟予弗君今盜茲弗迪予必不釋

將往大正匪予志用武惟盜茲惡惡羣臣合辭力贊必決

乃告祀天地宗廟及天下山川命征夷將軍左右副將

軍左右參將暨神機橫海驍騎游擊鷹揚五將軍率師討

賊師發金門

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孽厥子必誅

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惟茲安南咸

朕所統厥民雖困于盜固攸訴告汝其代予往弔毋有侵

害或有侵害即既殄戮盜猶底女罰既殄戮盜其咨求其

王遺嗣子俾統台厥民往或惟懋師入安南與賊脅其

民驅擄百萬拒于境上民聞王師來爲已除害皆倒戈迎

降師渡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蹈無人之

地賊窮迫盡棄其聚糧與其孥數人並海道去王師追之

悉生繫之不遺一人乃縱所脅從容民所苦罷其苛禁敷

求安南王遺嗣民既固有侵害又蒙哀矜弔恤悉解去所

告咸竊喜曰我幸復見今日幸

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口歸慈父

母相率踞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悉藏于寇暴無遺

惟茲主故隸中國誠願復列中國氓畝密比

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咸免於夷狄禽獸軍中獻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欲

皇上重違民意下詔郡縣其地選置守吏復置交趾布政司

總之在廷文武羣臣上表稱賀臣惟安南本漢南越地武

帝置交趾郡暨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稱王宋弗能制因

授之卒循爲常更歷數姓蟠結深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

兵誅訖無成功

皇明奄有四海率先欽服曾不踰世終梗寇盜天地之德務

隆包荒累誨弗悛肆急撥溺仁義之旅弔伐並行恩威所

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清兇慙大極塗炭弘復疆土功

德後茂振古無倫焉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有頌歌傳播

後世臣忝列從臣後輒擬古作者之意謏平安南詩一首

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詩曰

維天生民咸俾遠適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爲君爲

師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啓

皇明恩界所覆明明

太祖生育教訪衣之食之適安遠歸禮昭義布長幼尊卑

皇帝繼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適茲爾暨交趾肇其

開爲復爲豺小大畢殲

皇曰彼醜匪異人類庶或改率予其化誨誨言諄諄弗遽益

驕戾暴厥鄰盜我邊郊有辟文武順頌臣言弗時剪髮將俾

蔓延皇曰申誨猶或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狂僞僞恭顯命

賊我使人暨彼遺孽殲身百分

皇曰彼醜獸心靡易蟻蟻弗除遺遺嘉稷惟

皇上帝付予八挺有溺弗援乎就達天誕命將臣暨旅師徒往勵汝勇往宣汝謀威弔困窮職惟醜虜職數予仁匪曰完武六師邁邁辭直氣厲涉危陷深若履平地殫殫烈烈赫赫業業如飄剗剗如霆戢戢森彼醜虜骨驅為拒仁威天降孰有強禦維網夜聞富良為帶投兵委戈奔降遂拜乃入交城乃走兇渠繫之海隅如探取鷄乃容脅從悉解而縱乃親交人弔其疾痛交人悼悼爰始色溫諄其親親爰起笑言交人有言我困荼毒天子生我旋痛為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夷迷遠淪汙陷於塗泥天子聖仁曷遂我初乃我庇我來康不虞倖獻干廷天子受之民有頌歆

天子予之四夷有聞懼喜告語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教民之疾不以遐辭有便弗率必誅不釋

天子聖仁孔武且神執其為梗繫彼交人芒芒四裔服德刑藐藐中夏寧安羣國海航陸車來享來庭千萬億年拱我皇明

平胡詩

洪惟上天眷佑我國家

皇帝陛下以至仁大聖繼承

太祖高皇帝鴻業為億兆生民主綏靖涵育四方萬國林林

總總之生皆效舞忻戴趨走承奉惟恐不及至於朔漠理

表髮髮之衆各率其屬歸誠慕義拜俯

闕下蒙衛官當者不可勝計惟本雅失里弗率獨強化外

皇上推天地之大德調率土皆朕民其可使一芥獨失其性

屢發詔使撫徕之虜弗俊益甚要執我使臣侵擾我疆場

疆場之民惟其毒虐

皇上謂焉弗率謂皇天既付予天下天下有一民一物失其

所予曷敢坐視不卹且仁者不姑息苗患以厲民廣估終

不可赦予必躬往視師以永寧我宗社生民時

車駕巡北京詔皇太子監國至是復詔皇太子告天

地宗社及詔告天下以發兵所由途命將閱師永樂庚寅

二月丁未車駕發北京既出塞踰五雲關道歷廣舟龍

旂所嚮上天助佑風日和融消割寒凍坤靈協贊積雨之

野咸出甘泉繁清芳冽隨地而有士馬所過無不飲足衆

心懽懽感懷敵愾五月己卯車駕次玄溟河本雅失里

率衆迎拒

皇上以數百騎獨先大破之諸將率麾下繼進奮驅逐北本

雅失里盡棄其族屬牛羊輜重以七騎遁去諸將咸請追

戮之

皇上謂帝王除暴祛之而已不窮殺以為武時將士生獲虜

衆求獻者為計詔衆去其繫虜衆有釋兵以其屬來附者

又萬計

皇上進而諭之曰若等悉吾民困于寇孽懷蓄憤懣不獲自

歸久矣今朕不遠萬里來為爾除害勿有疑畏悉給予所

獲羣畜俾自擇便地以居皆惟喜腹釋舉手加額呼萬歲

虜衆途平獨文寇阿魯台初聞天兵且壓境率衆先遁上

曰此虜窟匪不能遠當還師撲之如拾芥耳及班師六月

甲辰至靜虜鎮寇衆來奔者具言其狀徑搗之寇迫急請

降

上曰虜欲緩我師耳必許也應將士上馬控弦以俟言未既

勇悉聚薄我右翼諸將赴之未決

上麾虎賁三千奮進斬虜虜大震怖悉解甲去弓矢俯伏降

阿魯台以數騎遁去遂誅其同惡盡釋其餘從而撫定之

繇是瀚海遠北沙漠萬里悉平永寧封山勒石紀述功德

告示萬世七月壬午車駕至北京中外臣民懽忻舞蹈

臣惟夷狄世爲中國患莫甚北虜

皇上乘中興之運奉若天道恢弘治化奮揚神武肅清六合

功德隆盛宜有詠歌宣播無極臣忝執筆從詞臣後謹撰

平胡詩一首上進詩曰

皇明受命統御寰宇

皇帝仁聖承序

太祖以教以理洽于率普神化所需涵濡鼓舞以彼朔土負

特遐阻弗馴弗使執我使者橫機繁繁跳梁醜類毒其與處

連我邊野人之鞠窮蹙焉哀痛糾紛受天蓋于我抒

皇帝仁聖憫焉與優曰時天氓彼敗虐苦惟天命予予曷敢

捨彼絕于天匪予志武乃命將臣整徒閱旅告警啓行以賴

以祿六師導御萬衆從寇如雷如霆如風迅驚萬里一瞬飛

越峻嶂謨斷自天孔神且計計邀幽晦時如時暗越彼朔土

夏不解五芒芒磧滴沃渴惟乳

皇德格天昭合靈祐春陽流敷融耀胸胸甘泉洋洋使衆厭

厭競禽敵憤踴躍馳赴擒其狡穴玄雲之許揮戈擊矢關若

統廟廟多在鋪彈抗煙斧藏之廢腐縱惟七馬乃有支孽替

皇帝有詔厥衆咸赦解其繫縛緩其降附曰予寧汝汝周予

懼汝飢錫汝馬牛肥粃蘇其創殘伸其呻吟如旱憐焚肅施

甘雨懽呼膜拜

皇帝聖主我昔罔知今我父母

皇帝神武德施弘溥惠彼朔野同我中土夷孽去防嚴邊

戍邊人肆寧如愈沉痼虜人始悔知難斯寤往來乎好無有

疑逆

帝曰康哉其還予駕雍雍凱歌懽騰載路四方萬國齊賀拜

俯

皇帝功德超冠千古相彼自古夏殷而下漢唐聲采威聲戎

侮于儲于禦不以晨暮財殫力劬卒固驅去帝御九五降

治弘化肆揚神武挾剔民惡洗濯曠蕩俾民得所五兵偃戢

四海熙謐宣昭人文丕闡皇度億萬斯年永降

宗社臣謹作詩以繼肆夏

清邊頌

臣緝舊首頻首言臣伏惟

皇帝陛下以天錫勇智之資具聖神文武之德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克勤克慎懷保小民外暨四夷咸加惠

撫

威德所至無遠不服東極朝鮮日本南踰交趾西抵番戎

大邦小國以至海外諸蠻夷君長悉皆臣附來朝貢獻不

絕而獨比遠矜胡遠諸士未底寧順佳者阿魯台便化弗庭

數爲寇害

賁于闐下

皇上功德之盛已莫與並矣惟是瓦剌三酋昔受封爵于朝為邊疆之臣而乃背恩棄信阻兵構逆與其黨類互相讎殺且復寇掠我邊境殺傷我人民

皇上止以為此叛命之臣不可以不討之也復遣將命師親駕往征之六月進至撒里怯兒之地遇虜兵與戰擊走之進至土刺河廣酋大集其衆據險阻以拒我師我師勇銳齊發左右奮擊大破之殺其酋長及其衆數千人追奔逐北虜衆死扶傷不暇棄夜遁走漠北為之遂清乃命諸將班師而還至飲馬河和寧王阿魯台遣其酋長來朝上撫以恩信慰而遣之六月振凱還

北京臣繆於昫稽首頓首言曰自古聖德之君必以安撫為首務蓋斯民既安而夷狄未除終為邊境之患在周之時儼然作難宣王興師以伐之觀之六月之詩可見矣漢武帝之遠匈奴唐太宗之擒頡利皆以其患害滋甚不得不而討之也五代及宋契丹女真迭盛復為中國患而達旦之元遂有中土以夷裔變華夏中國之民耕鬻左衽為夷狄之俗者幾百年我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起自布衣躬親師旅削平寇亂掃達我胡北出于沙漠既已一洗前代腥羶之習復還先王衣冠之治矣

皇上紹承大統繼年先業復剪剔其芽枿而剋盪之神謀睿算頓決勝於萬里之外以成千古所無之功使三邊永寧天下蒙福真所謂功高百王而紹隆古昔帝王之治也臣

緝不勝慶幸謹撰永樂清邊頌一篇拜手稽首以進其辭曰

聖王在御四夷咸附悉享恩惠臣執敢違忤天之所覆地之所承殊方絕域莫不來庭蠢茲醜虜包有遺枿照沐涵

恩以長以息惟

皇之德懷附以仁錫之封爵俾長其人大漠之墟窮陰之野息養蕃滋以有羊馬乃逞其兇乃肆其奸驕欲是為因構兵端同類相讎逼我來附掠境盜邊以啓

皇怒

皇帝曰吁曷可不治宜飭六師往伐殲之乃修我戈乃整我旅乃奮我謀乃振我武旗纛旄鉞連屬後先撥金伐鼓震盪山川北出與和直指沙漠虎旅長驅聲震窮朔進抵其巢索虜震驚百萬之衆如雷如霆如能如羅莫不齊奮電掣馳川徽變眩天文所指執有不摧既殲其衆亦殲其魁邊彼大酋剪其遺孽投石糜穀振枯頽葉陰山幹海所向無堅順附則全遠逐則隳既剋既除既殲既醜醜腥腥腥遠斥埃旋師飲馬撫納降胡綏之懷之其來塞塗凱入居庸萬民呼抃銳吹高喧喧騰交向邊塵絕息

聖心攸寧飲至策勛賞賚兼行爾侯爾伯錫爵進秩爾將爾吏咸加優恤

皇曰汝士惟汝予功嗟汝勞瘁其休汝躬無功不酬無勞不錫凡在干行悉蒙優渥群方九有同仰

大明無小無大各遂生成乾端坤倪清夷軒豁異域殊邦悉從包括聖功既遠聖德益昭霑澤旁施上齊軒堯選賢

任能置在左右同享太平以期永久三邊靜謐烽燧不傳於

聖世惟億萬年

騶虞詩有序

梁簡

臣聞自古聖帝明王至治之極必有禎祥若麒麟鳳凰醴泉甘露應時而產皆所以符聖徵彰至德者也乃永樂二年秋八月

皇帝冢第

周王敏于鈞州厥有異獸白質黑章貌首虎軀其狀孔威不可迫視

王俾郤曲侯之其性孔仁逾擾致之以詢之故老蓋古所謂騶虞者此其是已夫惟人君有至信之德則見於是九月丁未

王率厥屬表獻

闕下

皇帝服皮弁服御

奉天殿以觀不震不動柔伏自然

皇帝若曰厥為嘉瑞予罔敢知維致自昆弟之邦予其嘉焉於是

太子太師洪國公巨丘福謹率百官上

千萬歲壽純而京師人士忻喜聚觀咸以為闕自古昔見始

今茲巨替伏觀盛典不敢自默退而考之騶虞詠於詩記

於禮列於傳記或以為義獸或曰仁獸或曰聖獸至以為

嘉祥者則其言皆同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洪惟

皇上紹登大寶率由

舊章親親而仁民恩沛而義洽萬方咸和以及乎庶類悉同

類於郊寧成繭於野文犀白象諸福之物抑之而愈臻却

之而復至何其盛也豈非上天以是昭至德故臣潛忝職

記注苟不形之歌詠以垂示無窮輒為不職謹百拜稽首

而獻詩曰

於穆

聖皇綏懷兆民端本自家篤於周親恩沛義洽如晚春陽至

和冲融發為禎祥禎祥伊何厥惟騶虞產于王國惟

皇德符 王馴致之獻于

帝庭畫質玄章雲舒霧凝

帝乃觀焉載載其爪爰言究之踐匪生艸吁嗟騶虞外何其

威內何其仁匪苞而鳳匪角而麟吁嗟騶虞局為來哉

王拜稽首

皇則召之

皇之仁民淪膚洽肌弘暢旁達物以不疵

皇之孝友本乎至性萬邦咸懷物以類應

皇帝曰俞惟王信恭王乃麟趾莫必騶虞

皇帝曰吁凡百在位惟德召和匪物其瑞慶臣拜手

皇帝萬壽慶祥畢臻德音是懋

瑞應甘露詩

臣聞聖人之德配天地則天地之心欣合無間故必凝英

華和以昭其盛若黃帝之甘露虞舜之卿雲是也恭惟

太祖高皇帝基緒繼述之孝不忘乎公遵用舊章未嘗改作德化所及罔不愛戴故自天地之所履載日月之所照臨無有遠邇靡然恭和動植之物亦各生遂而

太祖高皇帝之盛德大業愈益元明是以天發其祥地闡其

瑞景星慶雲醴泉甘露嘉禾瑞麥麒麟騶虞諸福之物斯

臻沓至此臣等之所親見天下之所共知也而聖心倦倦

益勤不懈乃永樂十七年十一月日甘露復降于孝陵

凡四日松柏之上凝為玉脂融為瓊液紫若垂珠聯若編

貝臣民聚觀鼓舞靡靡咸以為甘露之降不于其他而于

孝陵者蓋聖孝所致也於是

皇太子命採取馳獻于北京

皇上祇薦宗廟頒賜百官芳香之氣旁達左右甘美之味

莫可擬倫誠天地之精英聖明之上瑞所以彰

皇上之大德為天地之所悅鑒景命之隆長太平之悠

久歷千萬世而益盛也昔虞舜有卿雲之祥百工相和而

歌之萬世之下因是想見帝舜之德使人起敬起慕今

聖德之大實同天地甘露之瑞不減慶雲是宜有紀也臣

愚不自揆輒形之聲詩以繼虞廷之歌垂之萬世使知

聖德格天之盛巍然煥然如此臣等誠懼誠忭稽首拜手謹

言甘露昭

聖孝也

有瑞其露其集廉讓被于長松孝陵之岡如珠之英如瓊之

漿於繁其光承彼朝陽有瑞甘露其融湜湜亦被于柏孝

陵之側如昉斯白如玉斯潔其馨有烈敷暢旁達維彼露令

天乳之滋維此受兮上帝之貽皇有大德神人具依集

此大瑞福祿攸宜皇德之大實配于天永言孝思

太祖是憲懿德舊章于嗣子宣夙夜敬恭穆穆乾乾維

太祖肇邦皇以廣之維太祖受命皇以康之顯顯大猷萬

邦仰之巍巍成功無以尚之

上帝太祖樂此德馨屢開厥祥甘露斯零甘露斯零維

帝命是膺維太祖是承皇許以攸寧乃取乃獻

皇太子之恭乃賜乃頒以洽于臣工匪飴匪醕既其既醴靈

液攸降物莫與同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以臨下民以對上天維禎維祥繼繼綿綿

聖子神孫萬世之傳

芝頌

禮部尚書昆陵胡公於廉署之南作小軒以為思政之所

凡公之佐

天子舉禮樂以施政教則必思其宜於此而後行之天下公

忠信明達君子也其精神威而和氣應之蓋有不期然而

然者宣德八年九月軒之中驚覺隱起發而視之有芝生

焉其色純白如刻玉如截肪輪囷數暢鮮潤華好公卿大

夫來觀皆以為瑞而贊詠之夫芝之瑞始於漢重於唐至

宋而極盛蓋謂和氣薰蒸之所成非人力能為也然彼宮

殿門廡之所產者國之瑞也生於士大夫家倚廬齋閣之

中者家之瑞也今皆不然惟於公思政之所見之蓋公盡

心於其職故天以是彰厥美則茲瑞為公精誠之應無疑

也然竊思之公之所任大矣其應亦有大者焉此特其兆

也禮曰樂者天地之和 禮者天地之序 又曰禮樂極乎天 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此豈細務哉今上有

聖明之君而下得公之賢以爲臣厚禮樂之本達禮樂之用極其至也天地安其位日月著其明四時寒暑順其序明而爲人幽而爲鬼神流而爲川峙而爲山精而爲百穀粗而爲草木鳥獸一皆遂其性無毫髮爽焉至和之氣充周于六合之間則甘露醴泉器車馬圖龜龍麟鳳諸福之物靡不畢至而國之大瑞備矣故曰此特其兆也有其兆而贊詠之思迂繙其大者云爾恭民之詩尹吉甫送仲山甫也而序者以爲美宣王蓋能任賢使修其職宣王之美見矣今公之有此皆 上委任之所致則諸公之贊詠難以美公而亦以美 朝廷也作芝頌

春官名卿禮樂宗憲誰任者昆陵公美哉新署籌咨崇華軒結構居南東 聖明在上春遇隆懷清履直持敬恭孜孜夙夜亮天工施諸政教審厥衷精誠孚暢靡不通靈芝煌煌產其中至和網緼之所鍾殊安密理鮮且重刻脂瓊玉粉瓊瑰恭成模桃差可從瓊英紫脫徒茂茂嘉生本自造化功駐蹕豈與凡卉同知公秉德久愈克輔翊翼

帝道宣 皇風上追夔夷躡高蹤體信達順更豐融四靈畢至百福隆君明臣良格具穹頌歌繼作聲風鴻名赫奕垂無窮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一

贊

龍馬贊

宋廉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就在兩山之中泓渟蒼深開闢靈氣而蛟龍管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啖夷人立柳坑洋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審視馬傍傍之少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藪而節宣之豐產必獲龍駒焉每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間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驕勒不可近近轍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 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敕典牧副使臣高敏襲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土使其游行絕中久之佳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臣漁樵諸載藉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

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

海獻贊奉琛邁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鷄貢于三
佛齊之境其他侏形備狀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此
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火之士蒐羅殆盡將圖
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饈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
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
自致於天開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
也其視貳師之遺蹟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
臣謹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
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焚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瑞瑞書香冥天一翕舉
通精靈龍胡鬣如龍如龍如龍如龍如龍如龍如龍如龍
雪捲毛光昭夜汗漉有血霞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門流電逐
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蕭蕭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真
龍媒獻
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輶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清
皇道貞

皇威明芒芒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
乃知

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勝奉使贊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
人一與之醜當終身不改變之白璧小有玷辱人將片去

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燭特並言之事兩夫
者難辨如虞姬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
功如汾陽雖神如子如西平雖王如吾知其決非良
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
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
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舉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
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
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鴈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
黃幡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始
不事二君者與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
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面事虜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而
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識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
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啻
若鬼域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天理終不
可誣也乃作勝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二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幡裹屍以全臣
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
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動在貞魂

漢澤生贊

漢澤生者盱江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邇世推
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
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噴
噴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
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

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壟王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殺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全萌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侯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家中書其筆鋒聲音起生神堅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宜欽間遇余安裕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盡市大街數夜沽酒痛飲飲卽吐卽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會淵子家索酒蠶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晞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閣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玉中襄樊陷甲戌官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潼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義畫爲經象繫辭

爲傳黜文言象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許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惟國子簿吳淩進士彭復樂師之淩不幸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壽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鄒陽傳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烏名使者來徵吾及傳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知其言所謂山姓烏名雀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體星野指南象宿統會登諸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

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審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隱緒微茫誰其我綴我恭我腴九師襲之我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曉而昏如治絲以禁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冲漠凝於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厓我嗟其顯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昇非隱弗傳有實者豕卒昭以宜或得其攝載神于宮炎炎宋錄維其銘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青祥見微士髮白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藹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炎彼惜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蘇我琴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旆央央戎車麗麗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氣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滂搖夏宇陣之

法于大川，悉徒揖之，楫別字，橈子子為依國武斯除，不知攸
戒，日頂弗升，雖畫作夜，鴉舞於林，鬼瞰于舍，執投是艱，會莫
之艾，乃怒乃驚，乃瞻乃行，乃避死于冥，曉生之為胡，乃神以
著微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論于數一曲之淹，不通
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發於生，發我長喙，月出皎兮，在
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陸秀夫像贊

身抱龍髯，令眼不見水風，闊離選令，龍堂則邇，玉雪傲如今，
肯汙泥滓，赤日出海，令爾心不死。

文官花贊

胡翰

草木之植，鍾美於天地者，見於古今者，其品多矣。大率以
不恒有為瑞，以不多得為貴。華平賓連紫脫，闢闢國家之
瑞也。曠代始有之，楊之瓊花，潤之玉蕊，天下之美也。豈世
所多得哉？物皆然。今鎮江其地，即潤也。范氏世居之，為望
族。有花曰文官，先世所植也。自吳中富人及京洛公卿之
家，斥苑園飾亭館，競一花一卉之奇，以夸示世俗。極游觀
之娛者，往往求若是花，幾平未有聞也。當唐之世，唯學士
院有之。其曰文官，竟亦以是邪？范氏世業儒，以詩書起家。
為今宰任司臬者，衣冠相望於宋元二百年之間，其於是
花亦有不期而符者邪？天地生物，自形而色，白者不能以
為緋，碧者不能以為紫，今以一植而具有其美，一日而遷
為之變，其得於造化之妙，非人力能致之。唐人以戎王子
為異花，若文官乃異花也。夫以造化所鍾之異，天下不多
得之物，而又植於衣冠之族，又有名公卿如辛幼安者，本

其所自而書之，製為樂府以歌之，雖謂之美瑞可也。而會
不廁於瓊花玉蕊之列者，蓋范氏故閥閱也。其花先世所
植，手澤也。非若藩籬招隱，老佛之宮，瓊花玉蕊人得趨而
見之，使人得而見之，有力者將取而去之矣。則范氏珍之
宜至而傳之不廣也。天下之物，負其所有，不自見於世者，
皆是類也。余老矣，於世無所好，願以平生不知有此花一
旦聞之，可為寡陋之歎，不能無幼安豪發之情焉。乃述其
事以貽其後人，從而為之贊曰：

泰園委和嘉，植挺生抱素，含貞揚采，代榮如彼。命服品秩有
章，下民所望。君子之光，我微前聞，厥類匪一。瑞木四照，神芝
五色，不貴異物，適種厥德。于古有訓，君子是式。

靈峰寺植木贊

劉基

靈峰寺有松古與樸，竝植焉。劉子見而感之，為作贊曰：
本葉應年有子，可以膏肓。松枝扶疎，有苓可以引年。樸狀如
檮，架蠶所穿，擁腫液臍，不可以饒。胡竝植于庭，淵厥醜妍，明
堂求材，般趨爾先。松成杏割，樸獨宛然。嗚呼！樸乎，孰女之憐
維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天耶。

宋景濂像贊

王禕

外和而神，絀內充而面，辟衣冠，離晉人之風氣，崇實宋儒之
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
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
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筮作贊有序

唐肅

予子之澤，欲筮而無筮，請以竹代之。予曰：易謂聖人之德

幽贊神明而生著則著固靈矣然地無著可廢筮乎屈原離騷云索筮以筵蓍漢方技傳亦有筵蓍須臾孤虛之術說者曰筵竹筴也楚人以結中折竹卜為筴然則楚人之筵蓍以無著歟夫著蔡產也大龜可卜者出於蔡上有著百莖下必有靈龜守之終非楚地故以筵代著而卜焉今越去蔡九遠著或不能致則放筵蓍之法無害况吾所以質諸神者在誠不在物之津既作之因為質俾刻其槽云辭曰

祝蜥蜴以祈雨龍之同類也羣原委以助牧馬之同氣也繫竹之視著均少愛也虛中弗室又圓其外也虛則有靈且乎智也著百莖而同本合萬殊為一致也又有代無理或弗恃也爰賴愛憤受命則出也戰戰戰畫吉凶以示也於戲泰筮神明之攸寄也曷竹曷著惟秉誠之無貳也

太師韓國公畫像贊

蘇伯衡

堂堂韓公秉國之成鴻業以定經費以盈羣賢以進百度以貞西夷以服品物以亨公初無作就得而名天實生之光輔大明天下之士睹其儀刑想其風采不謀同聲曰漢蕭何唐之玄齡功成而退不伐不矜衣太珠烏安享尊榮蒼顏白髮時遘大廷其德日新其福日增

天子萬壽共享太平

宗中簡公畫像贊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懷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度河之志未酬而大星

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嫺嫺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吒也

象山陸先生贊

趙東山

儒者曰其學似釋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敬贊先正誠意伯畫像

劉仲璋

虹蜺電目採天根兮幹地軸扶龍輿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戚為憂喜以大造晦明為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未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田疇贊有序

方希古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為難忠義人之所慕也當處之為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歟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為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誼為漢而死則有以與周奇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為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為之報嘗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信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可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疇者庸非